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四十七回 憐香成死別 惜玉感生離

那香菱向著淡如道：「原家女婿前月已經銓選了地方，如今領了憑，檢定本月十八日就要啟程，現差人備著轎馬來接你回去呢。」淡如因小鈺不肯招惹他，孤獨了多時，風情難過，正想要回去。聽了這話，即時在怡紅院和眾人作了別，從上房一轉，便上轎回家去了。舜華扯著瑞香的手，說道：「妹妹，你身子單弱，時時多病，別學那淡如輕薄，須要口頭積德才好。」瑞香道：「姐姐說的極是，但這淡丫頭任意糟蹋人，實在可惡，不得不回他幾句。」舜華見宮女們擺上杯箸，連忙托故辭去。繡玖、淑貞就跟著他也走了。碧簫、藹如和小翠通不肯坐，各回院子去了。

彤霞道：「避嫌疑的由他們去，我們來坐著吃罷。」小鈺道：「我今兒仿吃全羊的式，辦的全蟹：蟹羹、炒蟹、煮蟹、蒸蟹、拌蟹，共有十二樣。」眾人贊那廚子辦得很新樣，吃喝了一會才散。

漸漸到了十月初十外，瑞香又有些病發作了。人參吃來也不見效。這晚睡夢中見李綺走來，告知道：「我把茹家的親事退了，依舊許配了小鈺。但是瞞著眾人的，你今兒就和他成了親，不怕別人奪得去了。」話才講完，果見小鈺走進房來，李綺忙避了出去。小鈺關上房門，抱住他，脫去衣褲，上炕幹起事來。鬧得情濃，不覺陰精大泄。驚醒來，被褥通已沾濕，連忙披衣起身，叫丫頭換了被褥，又睡下去。誰知受了寒，兩太陽十分疼痛，遍身發熱，心頭也切切的痛。

次日，請小鈺來告知這夢。小鈺道：「妹妹，別胡思亂想。對定了親，那有退的道理？如今有了外感，人參且慢著吃。」

立時傳了王太醫來，診過脈，太醫退到外間，叫個老婆子問道：

「小姐頭疼發熱是感冒了風寒，很容易治的。但脈上診來竟是心腎不交，恐怕夢裡有些遺泄，可是的嗎？」老婆子點點頭，應說：「有的。」王太醫說：「這個病，我早知道不中用的。」

如今且開個方兒吃吃，延挨些日子罷。」瑞香吃了一服藥，出了些汗，果然頭不疼了，熱也退了。誰知晚上又夢見小鈺，又跑了馬。第二天不但心口發疼，連週身骨節都是痛的。王太醫道：「昨兒用的藥是發表風邪，不曾治得本病，諒來晚上又夢遺了。今兒才用降火澀精之劑，須連服十多帖才見些效。究竟也是水膏藥兒，暫緩目前呢。」從此天天吃藥，漸覺好些。小鈺怕他癡情不斷，忙去接了李綺來陪伴他。自己不過每日到他炕邊問問病，隨即退出，不敢和他黏纏，好待他清心調養。

這年是十一月初三冬至，初二晚間瑞香恰恰又吐起紅來，臉色就很難瞧了。次早，小鈺到朝裡朝賀畢後，回到上房賀過節，來到賞心亭。正碰見王太醫診脈出來，小鈺就問他病勢怎樣？太醫搖搖頭道：「不中用了，大約不過五天內的事，不必開方，另請高明斟酌罷。」小鈺進房一瞧，見炕前又是一窪鮮血，面色像白紙一般，眼珠都有些定了。止不住兩眼掛下淚來，叫聲，「妹妹！」他把頭點了一點，掙著應了一聲。小鈺便對李綺說：「我再差人各處去訪求名醫罷！」李綺道：「他父親訪了個三清觀的道士，已經差人請去了。」停不多時，朱太監就同一個道士進來，年紀不過二十四五歲。見了小鈺跪下磕了四個頭，起來診過脈，出到外間房裡，說：「請位貼身伺候的阿姐出來，有話問他。」紅梅聽說，就出去問：「有什麼話？」

道士瞧見了這樣俏丫頭，兩隻眼光注在他臉上，笑嘻嘻問道：

「小姐恐怕阻了經了，吐的就是經水上行呢。」紅梅回道：

「胡說，那是什麼經水？」朱吉瞧得生氣，便罵道：「狗道士，脈理都不懂得，瞎猜混鬧些什麼？」他慌忙說：「若真是吐紅，我有個好方，只用把藕節熬了湯，喝一大碗就會好的。」旁邊有個老婆子笑道：「這樣的妙方，我這園子裡的貓狗也知道，何勞你來說？」小鈺在裡房嚷道：「賞他幾個嘴巴，攆他早早滾罷。」朱吉應聲「是」，真個七八個大嘴巴打得他沒命的往外逃了。

道士才去，又是茹家的兩個丫頭、婆子帶了個女先生來。

門上張媽領他進房，年紀不過三十上下，相貌卻很俏麗，先向小鈺、李綺磕頭請安，才走近炕前瞧了瞧臉色，又診診脈，說道：「陰陽兩虧，心腎不交。醫書上說的，心腎為水火之藏，心神傷則火動，火動則腎水受傷；火盛剋金，而不能生土；水衰不能生木，以致五臟之火齊動。據脈看來，必是下部遺精，上邊衄血。血竭精枯，生氣已盡，這個症危得很呢。昨兒是冬至節，要捱得過七天，便好開方醫治。這時候竟用不來藥的。」

李綺、小鈺聽了，通淌下淚來。女先生退出房去，向張媽悄悄道：「稟知王爺，端整後事罷。」小鈺只得吩咐管家們分頭料理。只須備齊了存放在外面，且慢些送進府來。

吩咐完了，回身又進到他的房來，問：「甄奶奶往那裡去了？」丫頭說：「接著有一夜沒睡覺，這會子去打盹兒去了。」

瑞香翻身瞧見了小鈺，把手招招，小鈺忙走近去，問：「妹妹有什麼話？」瑞香扯了他手，布著他耳朵道：「我好懊悔。」

小鈺問：「悔什麼？」瑞香道：「若早知命不長久，就要死的，不如和你親近幾次，也遂了一生的願。」小鈺忙布他耳回說：

「妹妹寬心調養，好了，我和你就好了完夙意。這時候別掛在心上。」瑞香淚汪汪歎口氣道：「罷了，不想了。今生諒來不能，來世再瞧罷。」話未講完，接連嗽了幾聲，又是兩三口血，噴得被褥通紅。登時面色像紙灰一般，眼光也散了，小鈺慌忙叫宮女、丫頭各處通報。

李綺睡夢中被叫醒來，三腳兩步趕到炕跟前，哭叫了一聲女兒，瑞香說：「奶奶你白白生我一場，以後別惦記我了，請我家老爺來見一面罷。」小鈺說：「現在東廳。」就吩咐去請進來，甄寶玉哭著走進房來，瑞香也是這話，叫他別惦記，來世再報父母的恩罷。正在悲切，外面丫頭報導：「太太、奶奶和各位姑娘都來了。」甄寶玉只得往旁邊小門避了出去。王夫人進來，掛著眼淚問：「你有什麼話？」瑞香說：「我捨不得這花園，死後別抬出去，就在芬陀西庵旁邊梅花樹下埋了罷。」

小鈺忙應聲道：「這很容易。」瑞香各各謝別了一番，喉嚨的痰聲湧將上來，就咽氣了。眼睛是開著的，李綺把手搗他不下，小鈺過去，說聲：「妹妹，閉了眼罷。」輕輕一搗，就合上了。

眾人都放聲哭了一場，虧了一切後事都已預備，揀定第二天戌時收殮。

茹家聞訃，就備了衾褥並鳳冠、朝衣、朝裙送到園來。茹經親來送殮，哭得很哀戚，殮後就停棺在賞心亭正廳。眾親友不便到王園來上祭，甄家卻另設了個牌位座兒，以便各親友祭弔。那芬陀東西兩庵，天天替他誦經拜懺。小鈺也每日早晨到庵裡，佛前拈香，拜禱他早早超生仙界。這日正是回煞的日子，小鈺拜過佛回到怡紅院來，怏怏不樂，就做了一首詩道：

無端噩夢醒來時，天上人間兩莫知。

草號只今成獨活，豆名從此罷相思。

韋郎再世應嗟老，崔護重來忍賦詩。

他日孤墳酌杯酒，梅花樹下不勝悲。

時光易過，又是十二月初頭了。小鈺正在房裡坐著想念瑞香。忽見玉卿同了小翠走將進來，小鈺歡喜道：「翠妹妹，你自從移到了扶荔廳，絕腳不曾到我這邊來，今兒光降，定有緣故。」玉卿淚汪汪說道：「太太、二奶奶今日叫了我和翠妹妹到上房說：

『運河水勢已平，回南一切通已備辦，明日一早就好下船長行了。因此特來辭謝二爺。』小鈺聽罷，嚇了一跳，連話也說不出來，只是歎氣。施婆說：「少奶奶有話，再請坐坐。我們小姐還得回房去收拾行李，先告別了。」小翠向小鈺福了四福，往外就走。小鈺沒法，只得送出院門，說聲：「我明兒再到水次候送罷。」含著眼淚回進房來，見玉卿已是哭得頭也抬不起來。

小鈺雙手抱住他正要細細話別，見盈盈進來向玉卿說：

「太太吩咐大觀樓下備了席錢行，叫少奶奶出來，同眾姑娘奉陪。現在候著，請就過去。」小鈺說：「我不去，姐姐去略坐坐

就回來，我在房裡候你。」玉卿只得揩揩淚過去領情，眾姐妹多有些惜別之意，不很歡暢，悶悶的喝了幾杯，就起身散席。

舜華道：「眾姐妹熱碌碌的，打伙多時。如今漸漸星離兩散，想起來實也難為情得很。」各人散後，玉卿回到怡紅院坐在小釵膝上，又同喝了一會酒，才上炕去。說一會，哭一會，乾一會，整整鬧了一夜。

次日施媽早來催促，玉卿沒奈何，只得梳了妝同小翠到上房來。眾人已經齊集在那裡候送，小釵卻騎上馬先到張家灣船裡等著。玉、翠下了船，還想遲延一會，這天偏遇大順風，船家屢次催要開船，施婆說：「俗語講的，『送君千里終須一別』，二爺請上馬回府罷。」小釵只得含著淚說了幾聲一路保重，硬著心上了馬，加鞭趕回府來。進了怡紅院，十分煩悶，還虧了宮女、丫頭們說說笑笑，解他的懷。

隔不幾日，佩荃走進房來，挨著小釵身邊坐下，叫聲：

「二爺，我有件私事要央煩你。」小釵問：「什麼事？」他卻低著頭，紅了臉，不答話。捱了一會，說道：「瑞姐姐死了，茹家諒來定要續婚了。」小釵聽說，早已會意，故意答道：「續不續由他，管他做什麼？你且說要央我什麼事？」佩荃道：

「哥哥，你猜一猜！」小釵笑道：「你心裡的事，怎麼猜得來？」

我且摸摸你的心，或者摸得著也論不定。」就伸手到他懷裡，把那酥胸嫩乳擺弄了一會，說：「實在摸不著，想是你肚子裡的事，只得到小肚子跟前摸摸罷。」便一手揭開他裙子，一手在他褲襠裡亂摸。佩荃把手一推，說：「好哥哥，別裝呆胡鬧了，到底肯辦不肯？正經復我一句話。」小釵笑道：「乖妹妹，別推我。有些摸著了。」就布著他的嘴說：「像是小肚子要想肉吃，央我替他找一條肉筋兒，可是麼？」佩荃啐了一聲，小釵說：「究竟是不是？」佩荃只得點著頭回了一聲「是。」小釵道：「這個很不難，現有個吏部尚書的兒子馬癩痢和你同庚，我替你做媒罷。」佩荃搖手說：「不要，不要。」小釵說：

「還有個兵部侍郎的孫兒羊麻子，又有個翰林兒子牛駝背，又有個掌科的兒子毛蹺腿，憑你揀，要那一個罷？」佩荃生氣道：

「呸，我真心實意的來央求你，你怎的只管打皮科兒，混鬧？」

小釵才笑著說：「是了，想是要那小茹了。但是我們聯了宗，那有舅子自去做媒的理？我就叫甄大叔去，包管一說便成。」

佩荃才喜歡道：「多謝哥哥費心。」小釵當日便去托甄寶玉做媒，果然一說就成。隨即揀定吉日過禮聘定了。相訂明春迎娶。賈中虛對了個體面親家，十分歡喜，不必絮講。

這日小釵請了彤霞、妙香、友紅、佩荃到怡紅院來，說道：

「我們園子裡的人，風流雲散。如今只剩了四位姐姐妹妹，轉眼明年又要分開了。趁這數九寒天，須得日日聚在一處才好。」